

Яркие краски весеннего заката уже начали понемногу закрадываться сквозь огромные византийские окна пустого собора, оживляя позолоту причудливых орнаментов и согревая розовый мрамор иконостаса, когда Савинов с трудом оторвался от работы. Спустившись с высоких подмостков, художник отошел шагов на тридцать от своей картины и приковался к ней внимательным, напряженным взглядом своих маленьких, острых, чуть-чуть прищуренных глаз. Прямо перед ним во всю высоту запрестольной стены рельефно выделялось на золотом фоне

почти оконченно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богоматери с младенцем на руках. Все дышало наивной и глубокой верой в этой картине: и золотое небо —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е, полное чудес и тайн библейское небо, и синие, тонкие утренние облака, служащие престолом группе, и трогательное сходство в лицах матери и ребенка, и милые

画家的毁灭

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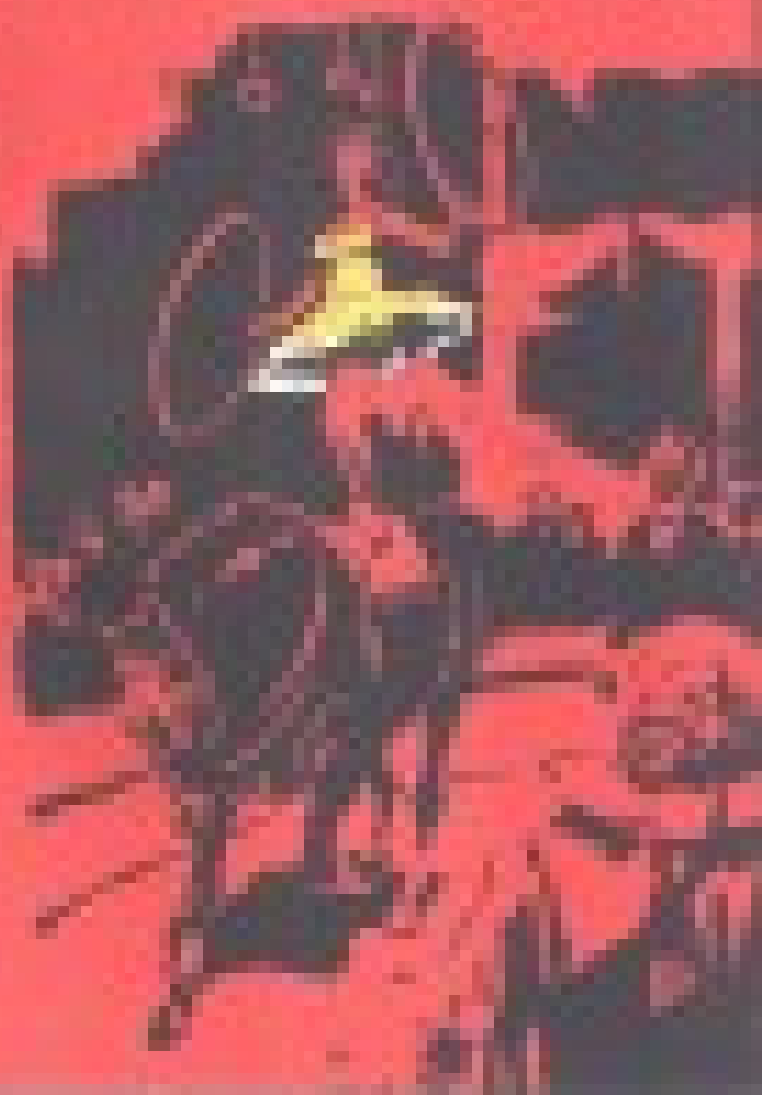
изумленные личики кудрявых ангелов. И тем могущественней, тем неотразимей должно было очаровывать и умилять зрителя божеественно-прекрасное лицо богоматери — кроткое 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строгое, с атими как будто проникающими в глубь времен очами, полными безмолвной, покорной скорби.

В соборе было тихо. Только где-то высоко, под самым куполом, щебетали впереводку неутомимые воробьи. Лучи солнца наискось тянулись из окон золотыми пыльными полосами. Савинов все стоял и глядел на картину. Теперь он со своими длинными, небрежно откинутыми назад волосами, с бледными, плотно сжатыми губами на худом аскетическом лице как нельзя больше походил на одного из тех древних монахов-отшельников,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вали бессмерт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искусства в тишине



画家的毁灭

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



画家的毁灭

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

杨 骅 李 林等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8——3-

А. И. Купр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六卷本(莫斯科1957年版)
和真理出版社九卷本(莫斯科1964年版)译出

画家的毁灭
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
杨 骅 李 林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青浦任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227,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册

书号: 10188·720 定价: 2.20元

内 容 提 要

亚·伊·库普林(1870—1938)是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童年时家境贫寒,为了谋生曾先后当过搬运工、渔民、马戏演员、职员、记者等,这些经历是他创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本书是《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中的一种,包括十二篇小说。这些小说题材广泛,是当时俄国社会风貌的生动写照。如讴歌民间少女的纯真爱情的《阿列霞》,反映演员的悲惨生活的《最后的演出》、《在马戏院里》,叙述一个思想僵化的伪君子专以告密、揭人隐私为快事的《太平生活》,描写一个才气横溢的画家由于失恋而陷入心灵毁灭、不能自拔的境地的《画家的毁灭》等都是很优秀的作品。库普林擅长叙事、写景和心理刻画,作品格调明朗,笔触细腻,语言优美,人物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目 次

- 阿列霞····· 李 林译 (1)
- 夜勤····· 聂刚正 曹纛西译 (88)
- 在地下····· 杨 骅译 (118)
- 最后的演出····· 杨 骅译 (133)
- 画家的毁灭····· 王思圩译 (142)
- 钢琴师····· 王志楝译 (161)
- 在马戏院里····· 余绍裔 范 彬 曹纛西译 (177)
- 白哈叭狗····· 潘勋照 冯顺伯译 (207)
- 太平生活····· 杨 骅译 (245)
- 麻疹····· 杨 骅译 (262)
- 黑雾弥漫····· 杨 骅译 (292)
- 献身者····· 杨 骅译 (308)

阿 列 霞

一

看林人亚尔莫拉(他是我的仆人, 厨子和猎伴)背着一大捆柴火走进房来, 把它乒乒乓乓一声扔在地板上, 然后对着他那冻僵了的手指直呵气。

“哎呀! 少爷, 外面风大得很呢,” 他说着就蹲在火炉前面。“我们一定得把炉子生得旺旺的。请递一根火柴给我, 少爷。”

“那么, 明天我们打兔子不行了, 嗯? 你看呢, 亚尔莫拉?”

“不行……打不成啦……听听说风雪这样大, 兔子都会藏起来……不肯动……到了明天什么脚印都看不出了!”

命运注定我要在波勒西边界的一个偏僻小村里度过整整六个月的时光, 打猎成了我唯一的任务和娱乐。我得承认当初让我到这个村子里来的时候, 我完全不曾料到我会感到这样难以忍受的无聊, 我甚至是很高兴动身的。“波勒西……一个荒凉的地方……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古朴的风格……未开化的居民,” 我坐在车厢里想道, “完全陌生的人民, 怪异的风俗, 新奇的语言……一定还有许多诗一般的传说, 故事, 歌谣!” 在那个时候——既然要讲, 那就通通讲出来吧——我已经在一家小报上发表过一篇由两件谋杀案和一件自杀案组成的短篇小说, 在理论上我知道作家们考察风俗习惯是有用处的。

但是——不知道由于白列布洛特的农民特别难以接近呢。

还是由于我自己不明白怎样去接近他们——我跟他们的关系只做到这样：他们远远看见我便摘下帽子，等到走近我的身边时便冷淡地说“盖布克”，这无疑地是在说，“上帝保佑你”。等我设法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却吃惊地望着我，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听不懂，然而却不断地要吻我的手——这是他们从波兰农奴制时代遗留下来的老习俗。

我带来的书没有多久就看完了。因为无聊的缘故，我设法和当地的“知识分子”接触(虽然最初我觉得很不愉快)，我认识了一个住在十五俄里外的波兰天主教教士、一个同他住在一起的“风琴师老爷”、由退伍的下级军官担任的当地的警察和邻近庄园的帐房先生，可是和他们交往并不曾使我感到快乐。

后来我试着为当地居民看病，以此来消磨时间。我备有的药物只有蓖麻油、石炭酸、硼酸和碘酒。遗憾的是，我却常常没法诊断：一来是我的学识有限，二来是所有的病人的病状都全然一样：“我的胸口痛，”“我不能喝，也不能吃。”

例如一个老妇人来看我。她不好意思地用她右手的食指擦擦鼻子，又从怀里掏出两个鸡蛋(因此露出了她的棕色的皮肤)来放在桌上。随后她握住我的双手要去吻它们。我藏起了手，开导她说：“得了，老婆婆……不要这样……我不是神父……不必对我这样……你哪里有病？”

“我胸口痛，少爷，正好在中间，所以我简直没有法子吃喝。”

“你病了很久了？”

“我怎么知道呢？”她回答说，也用提问的方式。“里面老是烧得慌。所以我吃不能，喝不能喝。”

不管我想出多少方法，我依然问不出一个更明确的症状。

“你不用着急，他们自己会好的，”有一次当帐房先生的退

伍军官劝告我说。“就象狗身上的伤口自己会长好的。告诉你，我只用一种药：阿莫尼亚水。一个农民来找我。‘你怎样了？’‘我病了。’他说。我马上便拿一小瓶阿莫尼亚水放在他的鼻孔下。‘闻一闻！’他闻了。‘再闻……使劲！’他又闻一次。‘觉得好些么？’‘我似乎觉得好些。’‘那就很好，去吧，愿上帝与你同在。’”

此外，我还不喜欢吻手这件事（甚至还有农民跪在我的脚前，拼命来吻我的靴子）。这并不是他们出于内心感激的表示，这只是由于许多世纪受的屈辱和压迫所遗留下来的讨厌的习惯。在我看见退伍军官出身的帐房先生和警察大模大样地把他们的发红的大手伸到农民嘴边的时候，我只有惊讶的分儿……

剩下的事就只有打猎了。但是正月底的天气是那样地坏，要打猎也不可能。白天总是刮着大风，到了夜里雪上结了一层硬冰，兔子在上面跑过也不会留下一点脚印。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听着怒吼的狂风不由得感到非常无聊。因此象教看林人亚尔莫拉读书写字那种无害的分心的机会一来，我就很热心地利用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件事的开头是相当奇怪的。有一天我正在写信，突然觉得背后有人。我转过头来，看见亚尔莫拉穿着树皮做成的软鞋，象平常一样，不声不响地走近我的身边来。

“什么事，亚尔莫拉？”我问道。

“我只想看看您怎样写字。我希望我也能这样……不，不，不跟您一样，”他看见我笑了，连忙不好意思地说道：“我只要能够写出我的姓名便够了。”

“为什么呢？”我不觉诧异起来。（应当指出亚尔莫拉被公认为整个白列布洛特村里最穷最懒的农民。他挣来的钱和种庄稼的收入全花在酒上。全村子里再也找不出比他的牛更瘦的牛了。

照我想来，他实在没有学习写、读的必要。)我怀疑地再问一遍：“你要学会写你的名字做什么？”

“是这样的，少爷，”亚尔莫拉非常温和地答道。“在这个村子里能读能写的人连一个也没有。到了有文件要签字，或是乡里有什么事该做，或是其他什么事，谁也办不了……村长只是盖上戳子，可是他不知道盖的是什么。要是有人能够签上名字，大家都有好处。”

亚尔莫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偷猎人，一个游手好闲的流浪汉，他的意见村公所从来不曾考虑过，他这种对于本村的福利的关切感动了我。我自动地提议教他。啊，教他随心所欲地写读真是多么艰难的一件工作！亚尔莫拉认得森林里的每一条小路，甚至每一棵树，无论他在森林里什么地方，他在夜里能够和在白天一样容易地知道他所在的方位；他根据脚印便能分辨出附近的狼、兔、狐狸等等——就是这个亚尔莫拉却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字母 m 和字母 a 放在一起就会变成 ma。遇上这种难题他通常总要苦苦地沉思十分钟，有时候还要长久些，他那长满黑硬胡须的瘦削的黑脸膛儿和一对凹进去的黑眼睛流露出极度用脑的紧张神情。

“哎，亚尔莫拉，说 ma。说一声就行了，”我催促他道。“不用看纸，望着我，就这样。现在说 ma。”

亚尔莫拉长叹了几声，把指字棒放在桌上，忧郁地断然说道：

“不，我不会。”

“为什么说不上来呢？这多容易！只要随便说一声 ma，就象我这样。”

“不，少爷，我不会……我忘记了。”

所有的方法和比喻，都被这种不可思议的混沌难开的景象打碎了。然而亚尔莫拉求知的欲望并未减少丝毫。

“我只希望能够写出我的姓名就够了！”亚尔莫拉一再羞怯地求我道。“我并不想别的什么。只要会写我的姓名；亚尔莫拉·波普鲁茹克——那就够了。”

最后我把教会他得心应手地写读的心思放弃了，我只教他怎样机械地写他的名字。最使我奇怪的便是这种方法对亚尔莫拉倒是最容易接受的方法；在第二个月的月底，他几乎能写出他的姓了。为了减轻困难，我们决定把名字干脆省去了。

亚尔莫拉每天晚上把炉子生着以后，就焦急地等着我唤他去写字。

“喂，亚尔莫拉，我们来学习吧，”我说。

他侧身走近桌子，臂肘靠在桌上，把笔塞在他那笨拙而粗硬的黑手指中间，扬起眉头问我道：

“要我写么？”

“是的，写吧。”

亚尔莫拉非常自信地画出第一个字母——**П**（我们叫这个字母是“两根柱子上面架一根横梁”），随后便带着询问的眼光望着我。

“为什么你不往下写呢？你忘记了么？”

“我忘记了，”亚尔莫拉恼恨地摇摇头。

“天呀，你这个人真是！好吧，画一个轮子。”

“啊，对了，轮子！轮子！我知道……”亚尔莫拉高兴起来，用功地在纸上画一个拉长的圆圈，外形颇象里海。在这一番努力之后，他把这成绩默默地欣赏了好一会儿，脑袋一会儿偏到左边，一会儿偏到右边，两只眼睛眯缝着。

“你停住干什么？往下写吧？”

“等一等，少爷……马上就写。”

他想了几分钟，然后怯生生地问道：

“跟第一个字母一样么？”

“对的。写吧。”

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我们写到最后一个字母K，我们叫这个字母是“一根棒的中段靠上处有一根折断的树枝”。

“少爷，您看怎么样？”有时候他做完功课以后，带着欣喜和骄傲的神情望着他写好的字，同时问我道：“要是我这样再学五六个月，我就全会写了。您说是吗？”

二

阿尔莫拉蹲在火炉前面，拨弄炉中的木炭，我在屋里踱着大步，在斜对面的两个墙角间徘徊。地主的宽敞住宅有十二间房屋，我只占据了一间，那里安置了许多壁椅，一向作休息室用的。其余的房间都锁了起来，那些古旧的家具、稀有的铜器和十八世纪的肖像等都在那些房间里，端端正正地从来不动一下，煞有介事地发霉着。

风正围绕住宅的四壁狂吹着，象一个赤身露体的冻僵了的老魔鬼。野蛮的笑声、叫声、号声都可以从它的怒吼声中分辨出来。到了傍晚，暴风雪更加猛烈。就象有人在外面狂暴地拿了干细的雪珠一把一把地扔在玻璃窗上，附近的森林哀诉着，呼号着，不断发出早已存心的闷哑的威胁声。

风穿入空着的房间，又呼呼地吹进烟囱里。这所完全老旧的住宅，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突然充满着千奇百怪的声响，我听见了不由自主地焦急起来。在那间白色的客厅里似乎响起

了叹息声，时断时续，深沉而又凄凉。远处什么地方似乎有人迈着沉重而无声的步子来回走动，把干枯腐朽的地板踏得格格作响。我总觉得在我卧室旁边的过道里有人不断地、小心地在转弄门上的把手，后来他突然发起脾气来跑遍了整个宅子，疯狂地摇着所有的百叶窗和门。不然他就钻进烟囱里去不停地发出无力的哀号——一会儿把声音越提越高变成尖号，一会儿又低沉下来化为野兽的吼叫。有时候这位可怕的客人也会冲进我的屋子里来，使我的背上突然感到寒冷，他又走近灯旁，扇动灯焰，使灯焰在上端烤糊了的绿灯罩下发出昏暗的亮光。

这时，一种奇怪而模糊的不安的感觉向我袭来。我这样想：在这样一个荒凉的风暴施威的冬天的黑夜，我坐在一所摇摇欲坠的住宅里，在一个湮没在森林中被雪花包围的村落里，离开了城市生活，离开了社会，离开了妇女的笑声，和人们谈话要走几百俄里……我开始觉得这个风暴施威的夜晚会延长到几年，几十年，一直到我死去。风会在窗外怒号就和现在一样；灯会在烤糊的绿灯罩下发出幽暗的光就象现在一样，我也会一样忐忑不安地在室内走来走去；亚尔莫拉不声不响全神贯注，永远蹲在火炉旁边……亚尔莫拉，这个怪人，这个我很陌生的生物，对于世界上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他家里的人没有食物他漠不关心，对于怒号的狂风他漠不关心，对我那种不可名状的刺心的忧伤，他也漠不关心。

突然间我感到一种不可抑止的欲望：要用类似人声的声音来把这种难堪的沉默打破，我便问道：

“今天为什么风这么大？你说呢，亚尔莫拉？”

“风么？”亚尔莫拉应和着说道，懒洋洋地抬起头来，“少爷难道不知道么？”

“自然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真的……您不知道，”亚尔莫拉突然精神起来。“我告诉您，”他用神秘的声调继续说。“我和您说吧。小女巫来到世上，巫婆们便高兴地忙着庆祝。”

“女巫？巫婆在你们这里叫女巫么？”

“对了……就是巫婆。”

我连忙缠住亚尔莫拉。“谁知道呢？”我想，“也许我马上会从他口里打听出一个有趣的故事来，关于巫术也好，关于埋藏着的宝藏也好，关于鬼怪也好。”

“那么你们这里有女巫了，在波勒西？”我问道。

“我不知道……也许有，”亚尔莫拉用他那惯常的漠然态度回答说，随即重新俯向火炉。“老年人说从前有过……也许不是真的。”

我感到失望。亚尔莫拉的特性是一贯的沉默，因此我便不想再从他口里得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了。可是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突然懒洋洋地继续说下去，两眼望着呼呼作响的火炉，好象不是对我说话似的。

“这里有过一个女巫，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可是小伙子们把她赶出村子去了。”

“他们把她赶到什么地方去了？”

“什么地方去？自然是森林里了，还会是什么地方呢？他们把她的茅屋也都拆光了，为的是不要那个倒楣的窝有一丝一毫剩下来……至于她本人呢，他们当她畜生一样，抓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出村子……”

“他们为什么那样虐待她呢？”

“她做了许多的坏事。她跟谁都吵架，把药水倒在人家的房

屋下面，把麦子打成结^①。有一次她向一个村妇要十五戈比，‘我没有，你走吧，’村妇说。‘等着瞧吧，你不肯给我十五戈比，你会记得的。’少爷，您相信么？自从那天起，那个妇人的儿子就不断地生病，一病刚好，一病又来，后来便死了！那就是小伙子们赶走女巫的缘故了。真应该抓瞎她的眼睛才好。”

“喂，这个女巫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止不住好奇心便问道。

“女巫么？”亚尔莫拉和往常一样慢慢地反问一句。“我怎么晓得呢？”

“她没有亲戚留在村里么？”

“没有，一个也没有。她不是本地人，她或许是俄罗斯婆娘，或许是茨冈人。她到我们村子里来的时候，我还是个很小的女孩。她带来一个小女孩，不是女儿便是孙女……她们两人都给赶出去了。”

“现在还有人找她去么——去算命或是去要药？”

“只有娘儿们去，”亚尔莫拉轻蔑地说道。

“那么她的住处是有人知道的了？”

“我么，我不知道。有人说她住在靠近鬼角……您知道那个地方……就是伊里诺夫大道后面的沼泽地。她就住在那里。见他妈的鬼？”

一个真正的，活的波勒西女巫住在离我十俄里远的地方！这个念头吸引着我，激动着我。

“好好听着，亚尔莫拉，”我对看林人说道。“我怎样才能够跟这个女巫认识呢？”

“呸！”亚尔莫拉忿怒地啐了一口唾沫。“您倒当她宝贝了！”

^① 据传说，若要伤害谁，就把他家的麦子打成结。

“是宝也好，不是宝也好，我要去见她。只要等到天气稍微暖和一点，我马上就去。你当然会陪我去罗？”

我的最后一句话使亚尔莫拉惊讶得跳了起来。

“我么？”他生气地叫道。“没有的事！不论怎样，我不去！”

“胡说八道，你当然会去的。”

“我不去，少爷，绝对不去……要我去？”他又生起气来，大声嚷嚷，“到女巫的窝里去么？让我五雷轰顶吧！我劝您也不用去，少爷。”

“随你的便……可是我是要去的……我真想见她。”

“那里没有什么好看的，”亚尔莫拉叽咕着，同时忿然地砰的一声把炉门关上。

一小时以后，当他把茶炊从桌上拿开，自己在黑暗的过道里喝足了茶，正准备回家的时候，我问他道：

“女巫叫什么名字？”

“玛奴伊利哈，”亚尔莫拉闷闷不乐地回答说。

这位看林人从来不曾表示过他的情感，可是我知道他很喜欢我。他亲近我，是由于我们对打猎有共同的热烈的爱好，由于我对他不摆架子，由于我时常帮助他那一直挨饿的家庭，特别是由于我是世界上唯一不骂他酗酒的人，而亚尔莫拉最不能忍受这种责备。正因为如此，我要认识女巫的决心才会使他那么不高兴了。那天晚上他使劲地用鼻子哼哼着，在下台阶的时候往他的狗列卜其克的肋部用力踢了一脚。列卜其克跳到一边，没命地哀号，可是它马上又跟在亚尔莫拉背后跑了起来，依然呻吟着。

三

三天以后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一天早晨，亚尔莫拉很早走

进我的房间，不经意地说：

“该把枪擦干净了，少爷。”

“为什么呢？”我问道，同时在被子里伸了个懒腰。

“昨天晚上野兔奔忙了一整夜。脚印多着呢。我们要不要去打兔子？”

我知道亚尔莫拉等得不耐烦了，急于要到树林里去，可是他故意装出冷淡的样子来掩盖他热中打猎的心情。事实上，他的单管猎枪已经在过道里放好了。这枝枪从来不曾放走过一只小鹬，虽然它有少数的锡补钉盖住那些枪口周围被铁锈和硝烟腐蚀了的地方。

我们一走进树林便发现野兔的脚印：两爪并排着，然后两爪一前一后。这只野兔跑到路上，沿着这条路跑了两百俄丈光景，然后跳进一处小小的丛林里去了。

“现在我们要包围它了，”亚尔莫拉说。“只要它一露面，马上就叫它躺倒。少爷，您去……”

他思索了一会儿，同时推测根据哪些只有他自己了解的特征，打发我往哪里去。“您走到老酒店那边去。我要从托姆梭这边去兜捕它。等到狗赶出它来，我就大叫一声通知您。”

他马上走进我们面前的一丛密林，看不见了。我倾听着。没有一点声音泄露这个偷猎者的行动，没有一根树枝在他的树皮鞋下喀嚓作响。

我慢慢地走到老酒店跟前，这是一所坍塌的无人居住的农舍，我在一丛幼松边上停了下来，它们生长在一棵枝干直立、光秃无叶的枞树下面。四周非常安静，是树林在无风的冬日里的那种沉寂。厚厚的雪块压得树枝垂下，使它们显出节日的微妙风度。有时高处有细枝坠落，我听得清清楚楚，它下坠时发出